

是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

七、中国经过几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所形成的“一主多元”社会特点的内涵是说：不能没有主导，也不能没有多元。只要多元而不要主导不是中国，只要主导而不要多元也不是中国，这是中国价值观的一个总体特点。

八、中国“一主多元”的特点与西方的排他性的特点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要向西方学，但是绝对不要学习西方只要一主，不要多元的排他特点。

最后，我念中央政治局刘云山的一段讲话：

“我们面临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的时代，现在要努力在多元中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现在看到这一点是一种进步，但是为时尚早，只表现在口头上，行动上还差得很远。

但愿我们一起来认识中国社会，谢谢大家。

○座長 王处辉教授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有兴趣的研究者可以仔细的研读一下。下面我们请张海洋教授做报告。

「中国の多元文化、和諧社会と民族工作改革における当面の急務」 張海洋（中央民族大学）

感谢周星教授，也感谢 ICCS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报告的题目是《少数民族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和谐》。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今天的场景下重新认识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然后我讲发展的主体应该谁，接着说什么是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少数民族为什么重要和忽视少数民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会说其最大后果就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可能会被社会冲突所吞噬。那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昨天南京大学的张玉林老师用了一个词叫“救赎”。我们还有什么救赎的机会，怎么样做这种救赎，希望在哪里，我们怎样合作。最后说一下 2008 年世界大会的事。

首先，我先介绍自己。我不是少数民族，是中国北方一个汉人，学民族学人类学的。我深信人性 human nature，我也相信 biocultural holism，就是生物文化整体论。我深信所有的社会都必须想办法和谐。我在做的事情叫 promoting，即做文化生态学，做各民族文化公平传承的推手。我也反对一些东西：反对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反对文化霸权。

现在说什么是中国。我们从宇宙看中国。大家注意看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发展？什么是人类？我觉得人类对于自然就是 SARS，文明就是地球上的 cancer，即癌症。从亚洲来看中国，它分为高中国和低中国两个板块：一块畜牧的中国，一块农耕的中国。从历史看中国，它曾经很丰满。但

经过现代化，它变苗条了。这个中国有几个要素值得注意：一是它有两条边界，外部边界即国界在历史上是很软的很活动，很 flexible；但内部还有一条边界，它在北边就是长城，在西边就是红军长征路线。这长征和长城，就分出了中国西部和中国边疆，即 China Proper 和 China Frontier。这条边界在中国历史上很稳定。但现代化把这个格局颠倒了，软的变硬了，硬的变软了，外部边界本来是活的现在定死，内部边界本来固定的，现在 nation building 把它打穿变软了。

再从结构看中国。两千年前的西汉，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要素基本具备，只是在西边的西藏、突厥语族和伊斯兰教没有走上前台。我说这个是让大家放掉一种非份之想，就是那种想用几代人时间就把少数民族做没的想法。秦始皇、汉武帝当时面对的局面跟现在没有什么大变化。隋代唐代也可作如是观。只是在盛唐时候，藏区蒙上了一层藏传佛教。但总的格局还是一样，一直到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大变。2000 多年的格局就是如此，中央王朝开边的成绩也是如此，所以今天的人应该谦逊。其次我们来认识中国地理：它有世界最大的山，次大的沙漠，最多的人口。它有阴阳两仪和三个阶梯，还有三条对外交往的通道，那就是西北的丝绸之路，西南的马帮之路，还有海上通道。两三千年前如此，现在如果看一看毒品、性病、艾滋病在什么地方发作和流传，也还是在这些地方。再次说说中国的两大基本问题，那就是农民和少数民族问题，中国历

史上的改朝换代不是出于农民造反，就是出于少数民族扩张。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也叫结构吧。

我们再从社会文化结构上看什么是中国，那就是费孝通教授概括的多元一体，或者是马克思说的亚西亚生产方式。今天的中国东有港澳台，西有蒙新藏，内部有少数民族，外部有海外华人。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整体观看中国，否则我们研究的结论在信度和效度上都可疑。

那什么是少数民族？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多元一体。这里的多元是指中国先是有一些复数和原生的民族、民间、地方民俗文化小传统。后来又次生出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大传统。所谓多元一体，就是大小传统之间的共生互动和相互相承。互动中，大传统有时会变成小传统，即“当年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小传统也有可能长成大传统，例如清代的满族文化。那什么是汉族呢？我说它就是那些在与大传统的长期互动中忘掉了自己小传统，因而以大传统为自身文化的人。那汉人就是一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Take a kidnaper as father.” 少数民族就是那些虽然与大传统长期互动，但还记得自家文化的人，族是社会记忆力比较好的人，

现在说发展：我认为它在东亚有两个含义，一个讲利用，一个讲厚生。强调利用就是对客体的他动开发。强调厚生和各得其所的自动发展。我们认为前面利用式的开发不好，因为它把对象当成了客体；厚生式的发展好，因为它强调了主体。有了这个主体性，我们就知道以对方为重，那就是哈贝马斯说的 *inter subjectivity*，也就是古代汉语里的“仁”性和仁义。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对发展的用法也很有意思。他们讲到东北的发展就叫振兴老工业基地，是个自动词；讲以中部的发展就叫崛起，也是个自动词；但讲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时就用了个开发，而且还要大，变成了他动词。这就是中国的集体意识，人人都日用而不知地拿来说。客体就是这样产生，钢铁就是这样炼成！如果今天人们讲的科学发展观也有这样的内涵，那就会出麻烦，我们就要警惕，因为它的含义很危险。中国人都承认少数民族有宪法上和法律上的主体性和主人翁地位，但是换到社会文化上，他们就很容易变成客体，成了开发的对象。我们因此要特别注意研究少数民族问题。我感谢各位放弃星期日，来学习中国文化。我们如果把和谐社会作为目标，就

要问它能不能实现；如果把它作为规范，就要问它该不该去追求。我觉得胡锦涛主席把“和谐”这个词从中国古代文化里转世 *reincarnate* 出来，就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跟中国现存的民族多样性实境相和谐。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应该就在沙家浜扎下去，长期领导，不上其它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我讲自己理解的和谐社会金字塔模型：它有一个基础，就是现代技术、市场经济和当前的社会现代性，这是底座。它还有一个作为发展目标的顶尖，那就是人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理念。这底座和顶尖之间要有四个斜面来支撑：第一个是纵向分层和谐，即城乡贫富和谐；我们叫它马克思和谐；第二个是横向分类和谐，即多样的民族、语言、宗教和谐，我们叫它马克斯韦伯和谐；第三个是古今人神和谐，就是今人跟古人，现代跟历史，活人跟死人和谐。这是亚洲价值，我们叫它萨满教和谐。第四个是国际关系的和谐，即在尊重人权、人性、区域和文化认同基础上的世界和平。我们为了记忆方便，可以称它为亨廷顿和谐。

最后讲对于中国而言，少数民族为什么重要？少数民族人口虽然不到中国人口的 10%，但民族自治地方占到中国的 60% 以上。如果一个民族就有一种文化，那么少数民族就有中国 90% 以上的文化。中国 2.8 万公里长的边界主要都在少数民族地方。现在中国各种资源开发主要都在少数民族地方。所以我们说，我们研究中国就必须研究少数民族。同时少数民族还是中国人认同的根基，是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是中国生态环境的守门人，是中国社会公平的标志，也是文化多样性的传承者。

少数民族发展为什么被忽视？其原因就是近代史对唯物主义、唯经济主义和 GDP 图腾的崇拜，这造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也造成了国民教育认贼作父，社会文化数典忘祖的后果。有了这些东西，整个国家就会对少数民族存在着矛盾心态：又要国家面积的大，又要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多，又想不要少数民族的原住民合法地位和他们的主体性，还总想同化他们。这就是忘恩负义和想入非非吧！

轻视少数民族会有什么后果？第一，会出现发展的悖论，即少数民族在中国面临的两难：他们不发展，主流社会就看不起他们，年轻的女孩会跑出去，社区会因此解体。但如果它们太发展，也会出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情况：因为到处都是机会，青年人都跑了，没有人在家，文化根基也很难

守住。总之，如果不讲制度创新，少数民族就会成为发展或进步的牺牲品。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办了很多“两场”，就是国营农场和国营林场。改革开放之后，又办了很多“两区”，即经济开发区和生态保护区。民族地区出现生态危机时，国家又要想办法做生态移民，总之会造成各种各样的赤字。

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希望还在于历史和人性。两千多年来，那么多有雄心的人想把少数民族做没也做不成。昨天政治组的几个老师讨论时也讲到，大家对目前这种处境都感到不舒服。只要大家感到不舒服，人类就有希望。

最后讲我们面临的机遇。再过三年，中国就要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了。那辛亥革命是中国农民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的起点。我们要学习中国做

农村研究的人，举全中国和全东亚之力，举全体少数民族研究学人之力，来做这方面的创新研究，做出能让领导层做正确决策的文件来。我们要做政策和形势分析报告，指出在这个领域拖延改革的社会政治风险。我们要用文化生态学来凝聚社会共识，倡导两个保护和一个维护：即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维护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权益。对于学界，我们要倡导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式，直到把它推广成和谐社会的哲学观。

最后我说十六个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谢谢！

○座長 谢谢张海洋教授激情澎湃的讲演，今天时间有限，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探讨。下面请山下教授发言。

「観光開発と世界遺産－中国雲南省麗江を訪ねて－」 山下晋司（東京大学）

ご紹介いただきました東京大学の山下でございます。私は中国に関してはまったくの門外漢です。私には中国に関する知識がほとんどありません。ですが、シンポジウムにお招きいただき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国際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に深く感謝申し上げます。門外漢ながらシンポジウムの熱い議論を楽しんでおります。

私の報告のタイトルは、「観光開発と世界遺産－中国雲南省麗江を訪ねて－」です。今年の7月に雲南省麗江を訪れる機会がございましたので、それについてご報告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これまで私は文化人類学の立場から観光を研究してきました。インドネシアやマレーシアなど、東南アジアがフィールドです。約 10 年前になりますが、『バリ－観光人類学のレッスン』（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 年）という本を出しました。その後、2002 年から 2007 年にかけて、「資源人類学」という科学研究費の特定領域研究プロジェクト（代表内堀基光放送大学教授）に参加しました。その結果は、資源人類学講座の 1 冊として、『資源化する文化』（弘文堂、2007 年）という本にまとめました。また、『観光人類学の挑戦－「新しい地球」の生き方』という新しい本が 2009 年 1

月に講談社から出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その本のなかでも、今日お話しする麗江のことについて触れております。

さて、方さんは「人文資源」という言葉をお使いになりましたが、先ほどから文化資源と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ています。資源と言うと、普通は石油や森林、水など、自然資源の意味で使われることが多いのですが、文化を資源としてとらえようという考え方が最近出てきているわけですね。最近と言っても決して新し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例えば、ユネスコの世界遺産などは 1972 年にスタートしており、そのなかでは文化遺産というかたちで文化を資源としてとらえているわけですね。2000 年には文化資源学会ができ、研究も少しずつ展開されています。

自然資源もそうですが、資源とは何かそこにある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く、資源になるという側面が重要です。エリック・ジンマーマン（Erich W. Zimmerman）は、1933 年に *World Resources and Industries*（世界の資源と産業）という本を書きましたが、そのなかで資源というものは、ある条件のなかで「資源になる」